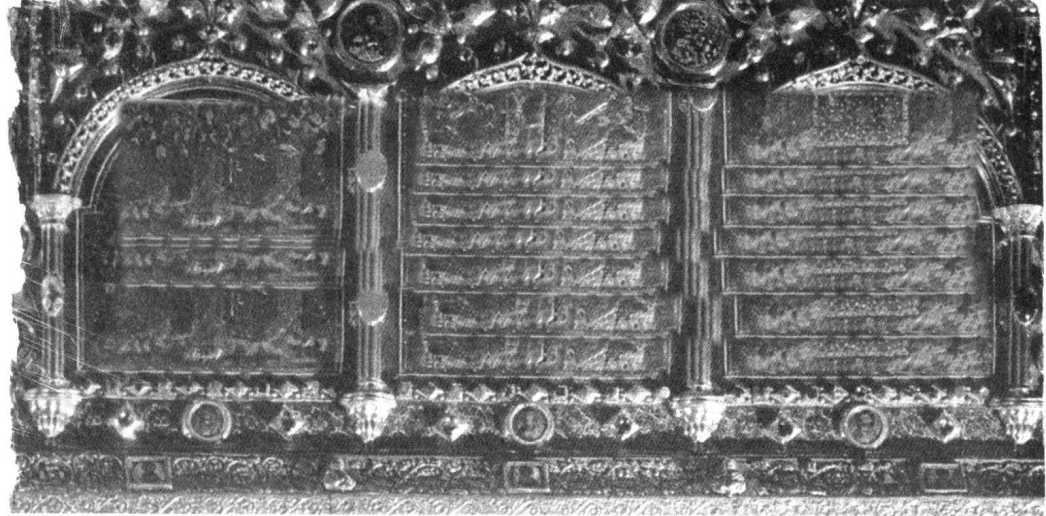




名著新译

[法] 左 拉 著 曹德明 译

女士乐园



名著新译

[法] 左拉著 曹德明；译

女士乐园

花城出版社



女士乐园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1插页 340,000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60-2467-3

I·2127 定价:21.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者成功地描述了“女士乐园”百货公司的发展壮大，反映了法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家百货公司以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吸引了广大顾客，垄断了巴黎一大片地区的生意，它的迅速发展使小商号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它们传统的经营方式无法同新型的大规模经营相抗衡，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在竞争中破了产。

本书文笔粗犷，人物刻画栩栩如生，矛盾冲突的描写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译 本 序

长篇小说《女士乐园》是著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 1840 - 1902）的一部重要作品，左拉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影响下，于 1871 - 1893 年间发表了由二十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宏篇巨著《卢贡 - 马卡尔家族》（Les Rougon - Macquart）。《女士乐园》是系列小说《卢贡 - 马卡尔家族》中的第九部。

法国第二帝国的衰落和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社会变革促使文学家们去描写他们所处社会的各个方面。左拉对当时法国尖锐的社会问题极为关注，为《卢贡 - 马卡尔家族》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的心血，写成了“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他在其作品中以实证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刻画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描写，从“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左拉在这二十部小说中追溯了一个家族的起源和描写了它的兴衰，成功地把对工业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心态的描写寓于这个家族的历史之中。左拉的创作原则是把小说当作科学，以此对社会进行生物性的剖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贡 - 马卡尔家族》是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左拉在《女士乐园》这部小说中反映了法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新兴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和传统的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了充分表现。与其它小说不同的是，左拉在《女士乐园》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而是乐观地认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并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的强大生命力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在法国文学史上，左拉首先客观地记录了资本集中的大型商业垄断形式出现的雏形时期。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女士乐园”百货公司的发展史。这家百货公司以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吸引了广大顾客，垄断了巴黎一大片地区的生意，它的迅速发展使小商号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它们传统的经营方式无法同新型的大规模经营相抗衡，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在竞争中破了产。左拉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些小私有者的艰难处境和悲愤心情。读者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理，但他始终着意表现新的经济制度最终要战胜小生产经济制度的必然规律。左拉对小商人在竞争中既激忿又无可奈何的心理活动的刻画极为成功，布拉老爹的惨败以及博迪一家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女士乐园》中，左拉对百货公司职员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描写也同样入木三分：公司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极少考虑到职员的利益，由于当时整个法国经济不景气，职员们即使对工作条件（尤其是对低廉的工资和糟糕的伙食）满腹牢骚，却也不得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些描写客观地反映了工业发展早期阶段工人阶级还比较软弱，还没有要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意识的实际情况。在小说中，左拉对百货公司老板穆雷这一形象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对穆雷在经营活动中的投机冒险和贪婪本质以及他的专横跋扈和冷酷无情给

予深刻揭露和批判，又对他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和特殊的管理才能表示欣赏和进行美化。在左拉笔下，穆雷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翻译这部小说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左拉和了解当时的法国社会。

左拉对穆雷的欣赏和对大百货公司这一新型的资本经营方式的赞美说明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预见到了工业革命发展的趋势，大型的企业打败或吞并私营小企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对在资本集中垄断经营条件下工作的劳动者深表同情，但是，他只能幻想在垄断经营那个范围内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的这种良好愿望在“女士乐园”中充分体现女主人公德尼丝的种种改良主义努力上。出生贫寒的德尼丝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百货公司里，每个职员的基本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她利用老板对她的爱情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使职员的利益有了保障，同时又提高了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商店的营业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德尼丝的改革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历史条件决定了左拉对这一方面的描写不如其它部分那么实在和有说服力，而且篇幅也不大。

左拉在创作过程中要求艺术接近社会生活。他反对作家以主观主义态度去幻想和臆断，认为作家应当客观地研究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我们仍然可以把他看作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继承人。左拉在其作品中一般不作任何结论，他在《实验小说》(Le roman expérimental)中这样写道：“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纯粹的生理学家。在我的作品里，规律代替了原则。我不愿像巴尔扎克那样解决人们的生活制度应当是怎样的，我不愿做政治家、哲学家和道德家。我满足于作为一个学者的作用，我将摹写现实，同时探索其内在的，尚未被发现

的原理，而且我将不作结论。”

他的这种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在《女士乐园》中得到了体现，他的文笔粗犷，人物刻画得个个栩栩如生，尤其是对新兴资产阶级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传统的旧生产模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描写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因此，作为左拉的代表作之一的小说《女士乐园》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不无道理的。

译者

一九九六年五月

—

德尼丝从圣拉扎尔火车站走了出来，她和她的两个弟弟乘坐从瑟堡开出的火车，在一节三等车厢的硬座上过了一个夜晚。她手拉着贝贝，让跟在她后边，旅行使他们三个人都疲惫不堪，在这广阔的巴黎，他们感到惊愕茫然，抬头观望着街头房屋，走到每个十字路口便向人打听博迪伯父居住的米绍迪埃尔路。然而，当她走到加永广场时便惊讶地停住了脚步。

“啊！”她说，“让，你看。”

他们相互紧靠站在那儿，穿着一身黑衣服，依然是他们父亲去世时穿的旧孝服。二十岁的她手提一个小包裹，样子显得孱弱和清贫，五岁的小弟弟紧拉着她的胳膊，而体格健壮的十六岁大弟弟则垂着双手站在她肩后。

“啊！”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是一家商店！”

在米绍迪埃尔路和新圣奥古斯坦路的转角上，一家时新服饰用品商店在十月柔和的日光中陈列着色泽鲜艳的商品。圣罗克教堂正敲响八点的钟声，在巴黎清晨的人行道上，只有匆匆去上班的职员和跑商店购物的家庭主妇。在那家店铺门前，两个店员爬在梯子上刚挂好几件毛织品，而另一名店员背着身体跪在靠新圣奥古斯坦路一边的橱窗里小心翼翼地折叠着一件丝织品。店里还没有顾客上门，职员们刚刚来到，店内已经像一个开始活跃的蜂箱一样人声嘈杂。

“我的天！”让说，“这可比瓦洛涅好得多……你的那个店

可没有这么漂亮。”

德尼丝点了下头。她在那个城市里最大的一家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科纳伊店里工作了两年；她觉得这家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商店大极了，它使她的心胸开阔，它把她给吸引住了，她心情激动，兴致勃勃，忘掉了其它事情。朝着加永广场那一面，一扇玻璃大门开到夹层楼的高度，门的四周是各种各样镀金的装饰物。两个面带微笑的半裸体女人雕像昂首托着商店的招牌：“女士乐园”。除了转角上的店面以外，沿着米绍迪埃尔路和新圣奥古斯坦路一左一右各有两间新买进并重新装修的门面，所有的店面全是凹进去的玻璃橱窗。从底楼的橱窗到夹层楼不镀锡的玻璃，商店显得无限之大，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柜台内的一切。在楼上，一个身穿绸衣服的小姐在削铅笔，她身边另有两个小姐正在铺展一些丝绒大衣。

“女士乐园”，让带着美少年幼嫩的笑声念道，他在瓦洛涅已经有过一次艳情。“嗯？真不错，这名字定能吸引许多人！”

可是，德尼丝却被正门口陈列的物品吸引住了。那儿沿街的人行道上堆放着许多廉价商品，那是一些放在门口专门用来吸引过路客人的便宜货。在上方，从夹层楼上垂挂着毛织品、呢绒织品、美利奴织品、哈味呢、麦尔登呢等衣物，它们像旗子一样飘舞着，不鲜艳的颜色——板岩色、海军蓝、橄榄绿——被白色的价格牌从中割断。在门道的四周也挂着一些毛皮条带、装饰连衣裙用的窄布带、灰鼠的细灰背皮、白天鹅雪白的肚皮以及冒充白鼬皮和貂皮的兔子皮。在下面的货格子里和桌子上，在一大堆零头布料中到处都是几乎等于白送的针织品，有手套扣毛线编织的围巾、帽子、背心等，所有这些冬令商品五颜六色，有杂色的、条纹的，还有带血红色点子的。德尼丝看到了一块四十五生丁的格子呢、一法郎一块的美洲貂

皮、五个苏^①一付的露指手套。这真像一个博览会的大批商品展示，商店里好像东西太多了，要把多余的扔到马路上去似的。

他们忘记了伯父博迪，就连一直没丢开姐姐的手的贝贝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辆车子迫使他们三人离开了广场中心；他们机械地走到新圣奥古斯坦路，沿着玻璃橱窗向前行走，但在每一堆商品前又站住了。他们先是被一个地方复杂的布置吸引住了：上面，斜放的雨伞好像乡村农舍的屋顶；下面，挂在三角架上的丝袜显出圆浑的小腿形状，有的上面印着玫瑰花，还有的是各种颜色的，黑色镂空的，红色镶边的，肉色的仿佛金发女郎的光滑肌肤那样柔和；此外，在铺着绒布的货架上，对称地放着手指细长手掌窄小的拜占廷式女式手套，这种没有使用过的女士饰物仿佛具有少女特有的庄重和优美。然而，特别吸引他们的是最后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的丝绸、缎子和丝绒系列，色彩柔和生动，相互争奇斗艳：最上面的是乌黑色和乳白色的丝绒，稍微下面一些的缎子有玫瑰色、蓝色、色差很大的，颜色从深到浅显得无限柔和；再下面的丝绸宛如天上的彩虹，好像卷成贝壳状似的缠在弯曲的身体上，它们在店员灵巧的手里好像有了生命；在每一种摆设和每一组色彩中飘动着一条不引人注意的乳白色绢带。橱窗的两边有两大堆该店专卖的丝织品——“巴黎幸福”和“金皮革”，这两种特别的商品将在时新服饰销售方面引起一场革命。

“啊！这种丝绸才卖五法郎六十生丁！”德尼丝惊讶地望着“巴黎幸福”喃喃地说道。

让开始不耐烦了。他拦住了一个行人。

^① 苏是法国旧时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五生丁。——译注。

“先生，米绍迪埃尔路在哪儿？”

等到别人告诉他是右边第一条马路，三个人就绕着商店往回走。但是，一走到那条路，德尼丝又被一个橱窗吸引住了，里面全是妇女服装。在瓦洛涅的科纳伊店里，她专门负责销售服装。她可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她惊奇地站在人行道上再也不走了。在橱窗最里面，一条价格昂贵的用布鲁日花边做成的大围巾像祭坛的幕布一样张开两片白褐色的侧翼；阿朗松刺绣的各式裙饰摆成一个个花环；此外，各种各样的花边，马林花边、瓦朗西纳花边、布鲁塞尔花边和威尼斯刺绣像飘落的雪花。左右两边，呢绒布卷成的柱子使远处的幕布显得更为遥远。女装就在那，就在这座为赞美女性美而建立的礼拜堂里：正中央是一件非凡的商品——一件饰有银狐毛皮的丝绒大衣；一边是一件灰鼠毛皮作里子的丝绸短披风；另一边是一件用羽毛镶边的呢制外套；最后，还有一些饰有天鹅绒或雪尼尔花线的白色开斯米和白色马特拉斯女式斗篷。这里面各种服装都有，从二十九法郎一件的女式斗篷到标着一千八百法郎一件的丝绒大衣。人体模型圆浑的乳房把衣料膨胀起来，丰满的臀部更显出了身材的苗条，头部被一块用别针别在领口的红色麦尔登呢上的标价牌子所代替；橱窗两边经过巧妙设计，镜子把这些模特儿反射出来，使她们无限地增多，使得马路上尽是等待出售的美女，她们肩上顶的不是脑袋而是大字标价牌子。

“她们真美！”让轻声说道，他找不到其它语言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这一次，他自己也张大了嘴不想动弹了。所有这些豪华的妇女用品使他高兴得脸蛋发红。他长得像姑娘一样美，仿佛从他的姐姐那儿把美貌偷来了，闪亮的皮肤、卷曲的金色头发、嘴唇和眼睛柔媚水灵。神色惊讶的德尼丝站在他身边显得愈加

瘦弱，她长长的脸，太大的嘴，肤色已经憔悴，头发没有光泽。贝贝也是金发，一种幼儿的金发，他更紧地依附着她，好像迫切需要得到抚爱，橱窗里的漂亮女人让他感到既迷惑又高兴。他们三个金发人穿着破旧的黑衣服，神色忧伤的姑娘站在漂亮的小孩和美貌少年中间，他们站在马路上显得那么特别，那么可爱，过路的行人都微笑地回头望望他们。

马路对面，一个满头白发和长着一张黄色大脸的胖子站在一家店铺门口已经看了他们一段时间。他站在那儿，双眼充血，歪着嘴巴，“女士乐园”陈列的商品早已使他愤愤不已，待到看见这个姑娘和她的两个弟弟时，他的愤怒更是达到了顶点。这三个傻瓜蛋张大着嘴站在骗子摆在那儿的东西前干什么呢？

“伯父在哪儿呢？”德尼丝突然惊醒过来说。

“我们已经在米绍迪埃尔路上了，”让说，“他应该住在这一带。”

他们抬起头，转过身。他们发现在那个胖子的上方有一块绿色招牌，上面的黄字已被雨淋得退了色：埃尔伯夫呢绒和法兰绒老店，奥舍柯纳的后人博迪。这间房子墙面上的粉刷已经铁锈斑斑，在四周高大的路易十四式旅馆的包围中显得非常矮小，它正面只有三扇窗户，那些四方的窗户没有百叶窗，只装了一道铁栏杆和两根成十字形的铁棍。然而，这种毫无装潢的情况下最引起德尼丝注意的是底层的店铺，因为她的眼睛里还充满着“女士乐园”陈列商品的光彩，店铺的天花板很低，上面是很矮的夹层楼，好似牢房上的窗洞呈半月形。暗绿色的护墙板颜色和招牌相似，时间使它变成了赭色和沥青色，左右两边开着两个深深的橱窗，玻璃又黑并沾满灰尘，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到堆放在里面的布料。敞开着的店门似乎通向一个潮湿阴

暗的地窖。

“就在那边，”让又说。

“好吧，我们该进去了，”德尼丝说。“走吧，贝贝，过来。”

但是，三个人都有些胆怯，有些局促不安。高烧夺去他们的母亲的生命后的一个月，父亲也死于高烧。伯父在这两次丧事后动情地写信给侄女，告诉她如果她想到巴黎去试试运气的話，他的店里总有一个位置给她；不过，这封信已经快有一年時間了，姑娘现在已经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便离开了瓦洛涅而没有事先通知伯父。他并不认识他们，因为他自从很年轻的时候出门到奥舍柯纳的呢绒布店里当了小伙计最后娶了店老板的女儿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博迪先生在不在？”德尼丝终于下决心向胖子打听，他对他们的举止感到很惊讶，始终注视着他们。

“我就是，”他答道。

这时，德尼丝一下子满脸通红，喃喃地说：

“啊！太好了！……我是德尼丝，这个是让，这个是贝贝……伯伯，您看，我们来了。”

博迪好像被吓呆了。他那双充满血丝的大眼睛在那副黄脸上转来转去，他说话慢吞吞显得很为难。显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家子会落到他身上来。

“怎么！怎么！你们到这儿来了！”他反复说了好几遍。“可你们是在瓦洛涅的呀！……你们为什么不在瓦洛涅呢？”

她用有些发抖的声音轻声地对他解释了一番。父亲的染坊花掉了最后一文钱，他死后她便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科纳伊店里挣的钱无法养活三个人。让在一个修理旧家具的细木工匠那打工，但他拿不到一文钱。不过，他喜欢上了古物，他

学会了在木头上雕刻一些图像；甚至有一天，他找到了一块象牙，他玩着雕刻了一个头像，一个过路的先生看见了；就是因为这位先生答应在巴黎的一家象牙家里给他找一个位置才使他们下决心离开瓦洛涅。

“伯伯，您看，让从明天起就到他的新老板那儿去当学徒，那儿不收钱，供他吃饭和住宿……而我和贝贝，我们总是有办法过活的。我们不会比在瓦洛涅时更糟糕。”

她没有提到的是让偷偷地在恋爱的事，让给城里一个贵族人家的小女孩写过信，爬上墙头接过吻，一场丑闻才使她决心离开家乡；看到这个大孩子那么漂亮、那么活泼，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她怀着母亲般的恐惧，陪他到巴黎来主要是为了照看着他。

博迪伯父还没有能恢复平静。他重又提出他的问题。但是，当他听她讲完她两个弟弟的情况时便以“你”称呼她了。

“这么说，你父亲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吗？我以为他总还有点钱的。咳！我在给他的信中一再劝他不要盘下那家染坊。他是个正直的人，可是脑袋不管用！……现在你得照料这两个孩子，你不得不养活这一家子了！”

他怒气冲冲的面孔转晴了，他的眼睛不再像注视“女士乐园”时那么充满血丝了。忽然，他发现自己挡住了门口。

“来吧，”他说，“进来吧，既然你们已经来了……进来吧，这总要比在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儿闲逛好一些。”

“伊丽莎白，热纳维耶芙，过来呀，你们有客人来了！”

然而，德尼丝和两个孩子在阴暗的店铺前有些犹豫。马路上明亮的日光让他们睁不开眼，他们好像来到一个陌生的洞口，眨巴着眼睛试探着落脚，深恐脚步落空。这种茫然的恐惧使她们更加彼此靠近，相互更紧地挤在一起，小的那个孩子始终贴

着姑娘的裙子，大孩子跟在后面，他们面带优美的微笑心情不安地走了进去。清晨的光线勾出他们丧服的黑影，一缕斜射的阳光在他们的金色头发上更添一层金色的光辉。

“进来，进来，”博迪反复地说道。

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把事情告诉了博迪太太和他的女儿。博迪太太是个身患贫血症的矮小女人，她脸色苍白，头发是白的，眼睛和嘴唇都是白的。而在热纳维耶芙身上，她母亲的症候更为严重，她好像一棵在阴暗的地方长大的植物一样虚弱苍白。可是，她瘦弱可怜的身体却奇迹般地长着一头又厚又密非常优美的黑发，这给了她一种令人伤感的美。

“进来吧，”两个女人接着说，“欢迎你们来。”

她们让德尼丝在柜台后面坐了下来。贝贝马上坐上了姐姐的膝盖，让则靠着护墙板站在她身边。他们开始定下心来，观望着店铺，他们的眼睛开始习惯于黑暗了。现在他们看清店铺的情形了，低矮的天花板被烟熏得发黑，橡木柜台用久了被磨得发光，百年之久的货架上箍着坚固的铁皮。一捆捆黑压压的货物一直堆到搁梁那么高。呢绒和染料的气味，一种刺鼻的化学气味似乎因为地板的潮湿而倍加强烈。在店铺的最里面，两个伙计和一位小姐正在整理白色的法兰绒布料。

“或许这位小先生要吃什么？”博迪太太微笑着对贝贝说。

“不，谢谢，”德尼丝答道。“我们在火车站前的一家咖啡馆里喝过一杯牛奶。”

由于热纳维耶芙注视着她放在地上的小包裹，她又说：

“我把我们的箱子留在那儿了。”

她脸红了，知道就这样闯到人家家里是不行的。当火车一离开瓦洛涅，她在车厢里就万分后悔；因此，到站后她留下了

箱子并让两个孩子吃了饭。

“这样吧，”博迪突然说，“我们来谈一下，好好地谈一下……我给你写过信，是这样，但是，那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你看，我可怜的孩子，生意一点也不好，一年以来……”

他说不下去了，被一种他不愿表露的激动心情哽住了。博迪太太和热纳维耶芙神情无奈，低下了头。

“咳！”他继续说，“这个危机会过去的，我一点也不担心……只是，我已经削减了人手，这里现在只剩下三个人，现在还不到雇用第四个人的时候。说得清楚点，我可怜的孩子，我无法按照以前答应你的那样收留你了。”

德尼丝听他这么说，感到一阵恐惧，脸色变得惨白。他毫不松口地继续说：

“这样对你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

“好吧，伯伯，”她终于艰难地说出话来。“我试着想办法解决。”

博迪一家不是心肠不好的人。但是，他们一直抱怨自己不走运。在生意好的时候，他们要养育五个男孩，其中三个在二十岁时死了；第四个走上了歪道，第五个刚走，去墨西哥当了大尉。家里只剩下热纳维耶芙了。这个家庭花费了很多钱，博迪在他岳父的家乡朗依埃买下一间大房子时就已把钱用光了。从此，一种无名辛酸开始在这个极为诚实的老商人的心中滋长起来。

“事先应该通知一下，”他又说道，同时开始对自己的冷酷感到气忿。“你应该给我写封信，我会回信让你留在那儿……在我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时，唉，我只是按通常的习惯才那么对你说的。可是你不招呼一声就这么跑来了……这叫人左右为难。”